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史殿蓉

子部十

古今攷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古今攷一卷宋魏了翁創稿續古今攷三十七卷元方回補輯了翁以古制多不可考兩漢諸儒惟據叔孫通所定曰猶今之某物孔賈諸疏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制亦不可攷乃即漢書本紀所載隨文辨證作

古今攷前有自序一則然其書未成僅得二十條又有錄無書者四條咸淳丁卯回得手稿於了翁之子乃推衍其意續成是編首載了翁原書而回又附論於後以鶴山先生曰紫陽方氏曰別之其無書四條回亦補之其劉媼夢與神通一條併發例於下曰鶴山原書有此題而文缺今回以意補之加紫陽方氏曰五字後此皆回所撰不再書此五字或

引古於前則復書之云云案回之所續亦以
漢書本文標目而於歷代制度推類以盡其
餘如拔劍斬蛇條下則附廣劍考范增舉玉
玦條下則附玉佩考蓋特借漢制中一物之
名以推求古制而與史家本文則絕不相涉
也然了翁所考多在制度回則以在宋之日
獻媚賈似道似道勢敗又先劾之既反覆陰
狡為世所譏及宋亡之時又身為太守舉城

降元得官總管益為清議所不齒老而無聊乃倡講道學以誤晚蓋故於中多參以理語如高帝紀寛仁愛人四字牽引程朱以来諸大儒論仁之語至列日一十二篇一字之義幾盈一卷未免涉於支離然回人品心術雖不足道而見聞尚屬賅洽所考多有可取者併了翁書録之亦不以人廢之義也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古今攷原序

敘曰渠陽山中暇日編校經傳自兩漢諸儒去古未遠已不能盡識三代遺制凡冕服車旗類以叔孫通所作漢禮器制度為據其所臆度者無以名之則曰猶今之某物然孔賈諸儒為之䟽義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法亦不可攷因嘆三代遺制始變于周末大壞于秦漢而盡亡于魏晉以後雖名物稱謂字義音釋亦鮮有存者故使經生學士白首窮經而疲獘于訓詁佔畢之末有

終其身而不能盡知者嗚呼是誰之咎歟解之繇曰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漢承秦弊大難既解是無所往也而昧于來復夙往之戒徒能隨世就事為秦漢以後規模賈誼所謂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策葢欲及時定制盡復三代之舊為萬世太平計而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至董仲舒王吉則寖遠寖踈葢自是人情習于簡陋古制㴱不可攷矣姑即漢紀隨文辯證作古今攷魏了翁序

古今攷卷一

宋　魏了翁　撰

元　方回　續

高帝紀

鶴山先生曰高帝者何漢五年羣臣上皇帝尊號此有天下之稱也十二年上諡號曰高皇帝此節惠易名之諡也人主自號皇帝自秦政始而漢因之諡曰高皇帝則亦因始皇帝之陋也三皇五帝稱號聖人未嘗言雖

三王五伯亦未嘗言僅見于孟氏書戴氏禮而禹之為王亦未嘗見凡書之言夏王者皆祭也殷人周人之説始自陋儒俗師强為差等矜抗皇號於過高而妄意帝稱羞與王伍葢春秋時吳楚越皆稱王矣至于戰國則齊魏韓趙諸君亦稱王王號既卑則强者不得不帝於是秦昭王稱西帝齊閔王稱東帝尋懼而皆去之復稱王至秦政二十六年遂兼皇帝之號然猶遲之以二十六年之久亦見其有未慊於心者漢初大抵襲秦以從

民望而於典章法度猥襲秦餘如皇帝之稱最為固陋亦因仍不改于是有效尤而動如南越王稱南武帝蓋生而自為謚矣極于後世如漢哀帝以方士之說為聖劉太平之號唐高宗中宗以武韋二婦人之言有天皇應天之號紛紛錯出由是踵為故常姑摘其一二言之唐玄宗德宗皆以聖神文武皇帝為號此二君昏僻召亂者也而以是稱之又將誰欺德宗尚以為未足乃于朱泚未平之日徇羣臣之請欲更加二字夫此四言且

不敢當其一而唐之君臣少之乃知後世君臣虛名侈靡君臣同一愚也成湯曰武王周文曰寧王則人稱之而已不自居也矧累善積美至十餘字而不厭乎賴神宗黜去尊號之請足以洗千載之陋然尚有未盡改者謚者節以壹惠也今自唐至于國朝帝謚之多至七八字反以字多而難於省記義廣而不能取信且姑以一二言如所謂聖神則大而化聖而不可知矣猶以為未足也加之以文武抑不知聖神不足以統文武耶藉曰

書既言之矣又姑舉其一言之唐帝之謚莫多於宣宗

蓋高祖太宗猶不過七字宣宗至十有八字宣視諸帝

固亦稍優而遂謂元聖至明與武文睿知仁神等字無

一不備夫如是過於堯舜三王遠矣而唐業之衰實始

乎此

漢書

鶴山先生曰漢者何高皇帝起漢中即始王以為代號

也自羲昊以來書志可攷者皆有始祖舜雖側微然自

顓帝以來有國至瞽瞍失之至夏后氏殷人周人以訖于嬴政則皆以始封為代號夏之後為杞至楚悼王而後息殷之後為宋至齊湣王而後息周自后稷訖于赧王大抵三代之宗廟血食皆二千餘年而秦罷侯置守於是始有由匹夫而有天下者故往往無所因襲一時如劉如項如陳不得不以始皇為號至魏晉齊梁隋唐以後則率以初國寖成禪代故又封爵為號亦與漢異

高祖

鶴山先生曰既曰高帝矣此其言高祖何繫之帝即謚也繫之祖則廟號也武丁祖甲太甲雖有廟號而丁甲以日為紀非謚也由殷而上無謚或以堯舜禹等為謚非也至殷始有三宗廟號至周始有文武等謚至高帝然後一人而有謚有號然謚曰高皇帝廟曰高祖猶通一高字也至文帝以後然後號與謚異然猶曰太宗世宗中宗世祖云耳又其後一人之身既曰明帝又曰顯宗既曰章帝又曰肅宗不知節謚者安所據也明帝猶

可宗也又其後也和帝曰穆宗殤帝曰𣪘宗安帝曰恭宗則終漢之世無一而非宗者又其後也帝謚少而五六言多至十七八言雖有博識彊記之士固已不能悉數施諸詔命奏疏亦以文繁難于節約其勢必以廟號陵名代之則是一人而兼十餘字之美義有相包字猶別出雖有昏僻之主猶得仁聖之名施諸當時人已議朝臣之庸鄙書諸簡策人復議世道之澆訛相承至今謚為虛設僅以陵廟見諸典章又極其事而言之則必

如殷三宗漢七制無害其為廟號以其有德可宗而不在迭毁之數也和殤安順以來胡為而皆無不可宗之帝有天下者知和殤安順亦得為宗則知廟號而承陋襲訛不可不速已也

豐沛邑中陽里人

鶴山先生曰此謂泗水郡之屬縣曰沛沛之聚邑曰豐其里曰中陽蓋自秦滅古制郡縣邑里之别茫不可攷今姑言之古者大而别之曰九州細而别之則自天子

諸侯所治皆曰國國之外曰野則六鄉六遂與三等采地在焉其得名縣者有三總王畿之内曰縣則天子之寰内是也（寰即縣也）六遂之内有縣凡二千五百家則四鄙為縣四遂為縣是也三伯里至四伯里為縣則甸稍縣都是也至春秋末趙簡子誓師則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預引周書作雒篇謂千里一縣縣有四郡魯昭五年左氏傳亦云晉有四十縣遺守四千乘縣有百乘合乎周書而背周禮未知孰為可信大抵皆未是後

世之所謂縣至秦孝公併邑聚為縣而縣之制始此郡之名不見於經亦始見於趙鞅之言乃是縣統郡而不以郡統縣也自秦始皇併天下分為三十六郡然後以郡統縣其時縣猶有邑在焉故曰豐沛邑里

姓劉氏

鶴山先生曰古未有姓氏併書者春秋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杜預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胙之以土而命氏以陳外傳亦曰帝嘉禹德

賜姓曰姒而氏曰有夏胙四嶽國賜姓曰姜而氏曰有呂蓋繫之以姓而命之以氏故子孫雖同姓而各別氏也氏又謂之族蓋舉其人則曰華氏向氏指其宗則曰戴族柏族若此者可以類求大率姓禀之天子族禀之國君然其間容有不賜姓者各從其父之姓族如黃帝子二十五人而得姓者纔十有三是也又有不禀時君之命而自為氏者士會之孥處秦為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為王孫氏智伯之將滅果自別其族為輔果氏雖云

別氏然未有總書曰姓某氏者至于後世則姓氏之制不明故舉世稱氏為姓而不知別且同姓別氏禮所謂百世而婚姻不通者今豈知此或疑劉氏之始詳見贊末

附論賜姓賜氏賜族之別

紫陽方氏曰鶴山先生渠陽山中嘗取九經註疏為要義所以為古今攷張本也古今攷雖不就要義吾州有刋本兵火已亡而回尚留印本謹以禮記大傳正義附論賜姓賜氏賜族之別者續于鶴山先生所論姓劉氏

之後　要義曰凡姓族異者所以族異人也猶萬物皆各有名以相分别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得賜姓降于天子也故隱六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舜後姓嬀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

昊之賜也黄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始賜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之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氏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為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者司馬司城是也以邑

為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必為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為族若仲遂是也若子孫不為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為氏也氏族對之為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族于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為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者皆姓而為氏是也　回又曰漢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回巳引東萊大事記解題在

後中有范氏祖禹論其賜婁敬姓劉氏即不論矣以姓為氏以氏為姓漢初已如此

附論鄭漁仲氏族譜

紫陽方氏曰鄭樵字漁仲興化軍人號夾漈先生著書甚多氏族之書博矣平聲中無回之方氏而有労至以字為氏族中始有方氏謂周大夫方叔之後以字為氏也風俗通云方雷氏之後是也謂漢有方賀則不然漢公卿有百官表曰方賞為九卿更始之相曰方望何以

皆不書回之先方紘避王莽之難自河南徙歙縣子儲僑儼回儲之孫也後歙縣割東鄉為青溪縣今改為淳安縣是也儲墓在淳安縣前一大方塚　今攷漢書百官公卿表下孝哀建平元年司隸校尉東海方賞君賓為左馮翊二年遷建平三年左馮翊方賞為廷尉四年徙元壽二年哀帝之年表最下一行書曰京兆尹清河孫意子承廷尉方賞為左馮翊一年遷此書乃是兩事其一京兆尹清河孫意其名意其字子承也其書法如

上文京兆尹南陽翟萌幼仲萌名幼仲字也子承之下書廷尉方賞為左馮翊一年遷明年哀帝崩又孝平五年表絶矣漢書此表極好凡十四行上三行漢三公第四行列將軍次九行九卿廷尉大理居第五以上十三行矣下一行京兆尹左内史右内史左馮翊三官共之方賞初以司隸校尉為左馮翊書其鄉貫曰東海書其字曰君賔遷廷尉又遷左馮翊在朝凡八年也回讀西漢自二十二歲戊申在宋氏館借㝢本漢書換三四本

讀至今五十餘年矣不見有方賀細思之恐是鄭漁仲筆誤或刋本誤以方賞為方賀乎容更攷之

附鄭樵氏族畧序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攷定詳實藏于秘閣副在官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此

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今南方諸蠻此道猶存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亡氏敗其國家以明亡氏則與奪爵失國同可知其為賤也故姓可呼為氏氏不可呼為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

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于文女生為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姚嬀姞妘𡟰姶㜪嫪之類是也所以為婦人之稱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類並稱姓也奈何司馬子長劉知幾謂周公為姬旦文王為姬伯乎三代之時無此語也良由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雖子長知幾二良史猶昧於此姓氏之學最盛于唐而國姓無定論林寶作元和姓纂而自姓不

知所由來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篇又有潁川太守聊氏萬姓譜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因之故晉散騎常侍賈弼太保王弘齊衛將軍王儉梁北中郎諮議參軍知撰譜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譜宋何承天撰姓苑與後魏河南官氏志此二書尤為姓氏家所宗唐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冲撰大唐姓系錄二百卷路淳有衣冠譜韋述有開元譜柳芳有永泰譜柳璨有

韻略張九齡有韻譜林寶有姓纂邵思有姓解其書雖多槩有三種一種論地望一種論聲一種論字論字者則以偏旁為主論聲者則以四聲為主論地望者則以貴賤為主然貴賤升沉何常之有安得專主地望以偏旁為主者可以為字書以四聲為主者可以為韻書此皆無與于姓氏凡言姓氏者皆本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皆本左傳然左氏所明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謚以官以邑五者而已今則不然論得姓受氏者

有三十二類左氏之言謚矣一曰以國為氏二曰以邑為氏天子諸侯建國故以國為氏虞夏商周魯衛齊宋之類是也卿大夫立邑故以邑為氏崔盧鮑晏臧費柳楊之類是也三曰以鄉為氏四曰以亭為氏封建有五等之爵降公而為侯降侯而為伯降伯而為子降子而為男亦有五等之封降國侯而為邑侯降邑侯而為關内侯降關内侯而為鄉侯降鄉侯而為亭侯學者但知五等之爵而不究五等之封關内邑者温原蘇毛甘樊

祭尹之類是也但附邑類更不别著裴陸龎閻之類封於鄉者故以鄉氏麋采歐陽之類封於亭者故以亭氏五曰以地為氏有封土者以封土命氏無封土者以地居命氏盖不得受氏之人或有善惡顯著族類繁盛故因其所居之所而呼之則為命氏焉居傅巖者為傅氏徙嵇山者為嵇氏主東蒙之祀則為蒙氏守橋山之冢則為橋氏彤氏因彤班食於彤門顡氏因攷叔為顡谷封人東門襄仲為東門氏桐門右師為桐門氏皆此道

也隱逸之人高傲林藪居于冄里者呼之為冄里氏居于綺里者呼之為綺里氏所以為美也娼優之人取媚酒食居于社南者呼之為社南氏居于社北者呼之為社北氏所以為賤也又如介之推燭之武未必無氏由國人所取信也故特標其地以異於衆凡以地命氏者不一而足六曰以姓為氏姓之為氏與地之為氏其初一也皆因所居而命得賜者為姓不得賜者為地居於姚墟者賜以姚居於嬀汭者賜以嬀姬之得賜居於姬

水故也姜之得賜居於姜水故也故曰因生以賜姓七曰以字為氏八曰以名為氏九曰以次為氏凡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可復言公孫則以王父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騑字子駟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駟帶駟乞宋戚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則曰魚莒魚石此之謂以王父字為氏無字者則以名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則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

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則曰豐卷豐施此諸侯之子也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為狐氏王子朝之後為朝氏是也無字者以名然亦有不以字而以名者如樊皮字仲文其後以皮為氏伍員字子胥其後以員為氏皆由以名行故也亦有不以王父字為氏而以父字為氏者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為子家氏是也又如公孫枝字子桑其後為子桑氏者亦是也亦有不以王父名為氏而以父名為氏者如公子

牙之子曰公孫玆字戴伯其後為玆氏是也又如季公鉏字子彌其後為公鉏氏者亦是也以名字為氏者不一而足左氏但記王父字而已以次為氏者長幼之次也伯仲叔季之類是也次亦為字人生其始也皆以長幼呼及乎往來既多交親稍衆則長幼有不勝呼然後命字焉長幼之次可行于家里而已此次與字之别也所以魯國三家皆以次命氏而亦謂之字焉良由三家同出其始也一家之人焉故以長幼稱十曰以族為氏

按左傳云為諡因以為族又按楚辭云昭屈景楚之三族也昭氏景氏則以諡為族者也屈氏者因王子瑕食邑于屈初不因諡則知為族之道多矣不可專言諡也族近于次族者氏之別也以親別疏以小別大以異別同以此別彼孟氏仲氏以兄弟別也伯氏叔氏以長少別也丁氏癸氏以先後別也祖氏禰氏以上下別也第五氏第八氏同居之別也南公氏南伯氏同稱之別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字之別也軒氏軒轅氏熊氏

熊相氏名之别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叔孫氏適庶之别也韓氏之有韓餘氏傅氏之有傅餘氏梁氏之有梁餘氏餘子之别也遂人之族分而為四商人之族分而為七此支分之别也齊有五王合而為一謂之五王氏楚有列宗合而為一謂之列宗氏此同條之别也公孫歸父字子家襄仲之子也歸父有二子一以王父字襄仲為仲氏一以父字子家為子家氏公子郢字子南其後為子南氏而復有子郢氏

伏羲之後有伏虙二氏同音異文共叔段之後有共氏又有叔氏又有段氏凡此類無非辨族十一曰以官為氏十二曰以爵為氏有官者以官無官者以爵如周公之兄弟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冦聃季為司空是皆有才能可任以官者也五叔無官是皆無才能不可任以官者也然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兄弟雖曰無官而未嘗無爵土如此之類乃氏以爵馬以官為氏者太史太師司馬司空之類是也雲氏庾氏籍氏錢氏之類亦是

也以爵為氏皇王公侯是也公乘公是小史庶長亦是也十三曰以凶徳為氏十四曰以吉徳為氏此不論官爵惟以善惡顯著者為之以吉徳為氏者如趙衰人愛之如冬日其後為冬日氏古有賢人為人所尊尚號為老成子其後為老成氏以凶徳為氏者如英布被黥為黥氏楊玄感梟首為梟氏齊武惡巴東王蕭子響為同姓故改蕭為蛸後魏惡安樂王元鑒為同姓故改元為兀十五曰以技為氏此不論行而論能巫者之後為巫氏屠

者之後為屠氏卜人之後為卜氏匠人之後為匠氏以至豢龍為氏御龍為氏干將為氏烏洛為氏者亦莫不然十六曰以事為氏此又不論行能但因其事而命之耳夏后氏遭有窮之難后婚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支孫以竇為氏漢武帝時田千秋為丞相以年老詔乘小車出入省中時號車丞相其後因以車為氏微子乘白馬朝周茲白馬氏之所始也魏初平中有隱者常乘青牛號青牛先生茲青牛氏之所始也十七曰以謚為

氏周人以諱事神謚法所由立生有爵死有謚貴者之事也氏乃貴稱故謚亦可以為氏莊氏出於楚莊王僖氏出於魯僖公康氏者衛康叔之後也宣氏者魯宣伯之後也文氏武氏哀氏繆氏之類皆氏于謚者也凡複姓者所以明族也一字足以明此不足以明彼故益一字然後見分族之義言王氏則濫矣本其所系而言則有王叔氏王孫氏言公氏則濫矣本其所系而言則有公子氏公孫氏故十八曰以爵系為氏唐氏雖出于堯

而唐孫氏又為堯之別族滕氏雖出于叔繡而滕叔氏又為叔繡之別族故十九曰以國系為氏季友之後傳家則稱季孫不傳家則去孫稱季叔牙之後傳家則稱叔孫不傳家則去孫稱叔故二十曰以族系為氏士季者字也有士氏又別出為士季氏伍參者名也有伍氏又別出為伍參氏此以名氏為氏者也又有如韓嬰者本出韓國加國以名為韓嬰氏如臧會者本出臧邑加邑以名為臧會氏如屠住者本出住鄉加鄉以名為屠

住氏故二十一曰以名氏為氏而國邑鄉附焉禹之後為夏氏杞杞後奔魯受爵為侯又有夏侯氏出焉嬀姓之國為息氏公子邊受爵為大夫又有息夫氏出焉叱以國爵為氏者也白氏舊國也楚人取而邑之以其後為白侯氏故二十二曰以國爵為氏而邑爵附焉原氏以周邑而得氏申氏以楚邑而得氏及原加伯為原伯氏以別于原氏申加叔為申叔氏以別于申氏是之謂以邑系為氏魯有沂邑因沂大夫相魯而以沂相為氏

周有甘邑因甘平公為王卿士而以甘士為氏故二十三曰以邑系為氏而邑官附焉師氏者太師氏也史氏者太史氏也師延之後為師延氏史鼂之後為史鼂氏此以名隸官是之謂以官名為氏吕不韋為秦相子孫為吕相氏酈食其之後為食其氏曾孫武為侍中改為侍其氏此以官氏為氏者也故二十四曰以官名為氏而官氏附焉以謚為氏所以别族也邑而加謚如苦成子之後為苦成氏臧文仲之後為臧文氏氏而加謚者

如楚薑子之後為薑子氏鄭共叔之後為共叔氏爵而加謚者如衛成公之後為成公氏楚成王之後為成王氏故二十五曰以邑謚為氏二十六曰以謚氏為氏二十七曰以爵謚為氏也按古今著複姓之書多矣未有能明其義者也有中國之複姓有夷狄之複姓中國之複姓所以明族有重複之義二字具二義也以中國無衍語一言見一義夷狄多侈辭數言見一義夷狄有複姓者侈辭也一言不能具一義必假數言而後一義具焉

其於氏也則有二字氏有三字氏有四字氏其於音也則有二合音有三合音有四合音觀譯經潤文之義則知修辭之道焉臣昔論中國亦有二合之音如者焉二合為旃者與二合為諸之類是也惟無三合四合之音今論中國亦有二字之氏惟無三字四字之氏此亦形聲之道自然相應者也二十八曰代北複姓二十九曰關西複姓三十曰諸方複姓此皆夷狄二字姓也三十一曰代北三字姓侯莫陳之類是也三十二曰代北四

字姓自死獨膊之類是也此外則有四聲又有複姓四聲者以氏族而不得其所系之本乃分為四聲以統之複姓者以諸有複姓而不得其所系之本者則附四聲之後氏族之道終焉五帝之前無國號有國者不稱國惟以名為氏所謂無懐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至神農氏軒轅氏雖曰炎帝黄帝而猶以名為氏然不稱國至二帝而後國號唐虞也夏商因之雖有國號而天子世世稱名至周而後諱名用謚由是氏族之道生

焉最明著者春秋之時也春秋之時諸侯稱國未嘗稱氏惟楚國之君世稱熊氏荆蠻之道也支庶稱氏未嘗稱國或適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衛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是也秦滅六國諸侯子孫皆為民庶或以國為氏或以姓為氏或以氏為氏姓氏之失自此始故楚之子孫可稱楚亦可稱羋周之子孫可稱周亦可稱姬又如姚恢改姓為嬀嬀皓改姓為姚玆姓與氏渾而為一者也自漢至唐世有典籍討論玆事然

皆出於一時之意不知澄本正源每一書成怨望紛起臣今此書則不然帝王列國世系之次本之史記實建國之始諸家世系之次本之春秋世譜實受氏之宗也

附陳宓鄭樵通畧序

夾漈先生諱樵字漁仲莆郡游洋人不入場屋屏跡山林精心簡編是以六藝之文百家之學無不通貫古今而著書立言誠有功於後學不細也二舉孝廉再舉遺逸先生力辭浩然以道自任中興天子復因經筵列薦

慨想渡江人物有詔特起賜對之日漏下十餘刻玉音稱賞曰見卿議論高遠使朕自然忘倦先生奏以三十年所著之書五十種及取歷代史始自三皇迄于隋季總而名之曰通志首陳班固斷代作史之失其間又有二十畧貫通人間所未見之書上甚嘉之且有敷陳古學自成一家恨見卿晚之諭即命以官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先生立丐祠還山仍給筆劄修史及繕寫工件成書二百卷趨造於朝就除樞密院編修兼權檢詳諸

房文字官尋又命繳進通志通畧而先生俄以疾卒遂不果進太學生朱壽箕等三百人為文以祭曰所謂詞林根葉十年盡學海波瀾一夜枯其餘非無一卉一木之秀一川一澤之麗皆不足以補先生之萬一然其人則古其書與名亘宇宙莫得而踰時子歸翁方八齡家藏餘藁未免散逸宼先君正獻與先生道義不薄過庭有訓習聞先生言論風旨每每有文獻不足之歎宼近忝朝列廼於同朝所藏故書中得覿通志通畧全書尚

無恙也則知先生精神心術萃在二十畧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從此傳之四方以垂不朽究因感先君之言起敬先生之學謹書通畧之後嘉定八年八月吉日郡人陳宊

附鄭漁仲二十畧

紫陽方氏曰鄭漁仲二十畧天文二卷地理一卷都邑一卷氏族六卷禮四卷樂二卷職官七卷選舉二卷食貨二卷刑法一卷謚一卷六書五卷七音二卷藝文八

卷圖譜一卷校讎一卷器服二卷金石一卷災祥一卷昆蟲草木二卷

前二十畧予家有之今客中借之張仲真欲以其氏族畧之序附鶴山先生所攷姓劉氏之後而苦於太多氏族之說備矣其六卷太多則尤不可附也如錢攷以洪文安公泉志參之備矣而泉志亦不可附於錢攷之後他倣此既又以陳後齋二十畧序附此漁仲之書氏族為最所謂通志五十種二百卷俟求之

今未見也

母媪父太公

鶴山先生曰古者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盖天子諸侯之有父者鮮矣儀禮喪服有為君之父母祖父母期則君固有父在者第始封之君則有之天子之父則罕聲瞍之卒不知何時此不可攷武王滅殷則文考已歿故并取太王王季為王迹所由興者而追王焉漢高帝起自亭長祖豐公父太公

皆不知名母媪不知姓與前代之典紀異古人有謂父為太公者雖不見于經而齊世家云西伯獵遇吕尚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以此知太公者古人以為父稱文之時有爵者稱公至楚縣尹為公晉大夫伯有稱公蓋名稱已黍至秦時滋不可制故亭長之父亦稱公至後漢章帝紀祠太上皇于萬年注名煓他官反一名執嘉此不知何所據而遷固乃不及之恐未可信也自章帝以後尊先媪曰昭靈夫人蓋自初起兵時媪

已卒於小黃北矣既有天下惟父獨存而止稱太公非敢忘之以古無此典耳泰追封父因家令言始創太上皇之號以隆之不惟古制所無且古亦未有太字後人加點以別大字於是人主之父母皆曰太至于祖母則曰帝太后或曰太皇太后夫皇云者祭祀之所稱太云者後世以為父卒母存之號今用之人主之父母則無所忌蓋所沿襲者久矣其後昭靈為后高祖之兄之姊之女皆追尊為王后而最可怪者高祖之伯嫂曰陰安侯仲

婕皆王后豈陰安尚有撩釜之憾故下后一等耶名稱之不正莫甚于此自是而後則天子之妾母若本生父母皆有生封死贈之文晋魏以後則為著令文武官各得以品秩封贈父母大非古矣盖追策追命追祀春秋時雖已有之然出于王朝所錫未有法令以自陳者况以三歲一贈無所限極墓中士服而廟象公衮者有之此于禮奚據故鄭康成謂追王者以王禮改葬盖疑名與服異使如後世三歲一贈則死者數罹發掘之害亦

不得一安於其土矣

隆準龍顔

鶴山先生曰準于五則為揆平取正之器所謂繩直生準是也亦所以協樂律而史記謂始皇長準高祖隆準皆相承為鼻豈面目以是取正耶經傳有顙有角未有稱顔者曰額曰顔亦後世之稱史冊用字之訛如此類甚衆本不足辨姑一及之以見風氣既降稱謂亦舛

試吏廷中吏

鶴山先生曰古者三公曰三吏卿大夫士以及邦國之仕者皆曰羣吏而別為府史胥徒賈奚之屬以異貴賤府史胥徒無吏稱也至此始混為一區

亭長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

鶴山先生曰周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秦人易之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盖田制壞而鄉治廢專以譏防征商檢柅盜賊為事而先王相保相受相賙相賓之實政無復有存者矣此下

有漢興猶及四字而末有續文

嘗從王媼武負貰酒

鶴山先生曰古者戒羣飲使萍氏紀酒未聞使民為酒以自粥也私粥不已民相與争利則暴君汙吏必至榷酤盖此時實啟之

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

鶴山先生曰按顏氏注大夫客之貴者夫大夫之稱至隆極貴豈沛縣吏民可得而過稱乎公邑長亦曰大夫

蕭叔大夫之類是也卿亦號大夫單伯會伐宋傳云周大夫而記亦曰諸侯之上大夫卿是也孤亦曰大夫春秋稱宋人殺其大夫是也公亦曰大夫詩謂三事大夫是也韓信謂諸軍為士大夫容有軍吏在焉要是自春秋以後名多混亂矣

賀錢萬

鶴山先生曰詩所謂錢盖農器也上聲以帛幣為錢不知自何時始小學書亦無此字史記平凖書載虞夏之

幣三品管子論禹湯以金鑄幣未有錢之名也至管子國語呂氏春秋史漢則周齊秦晉楚趙之幣皆名錢矣

呂公好相人

鶴山先生曰相人二字始見于左氏文公元年傳內史叔服能相人至荀卿始為書非之然未得其要大抵呂公能相高祖之當貴而不能相呂后之覆宗此大學曰人莫知其子之惡其是之謂歟

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

持一錢謁入吕公大驚起迎之門

鶴山先生曰古者歲時月吉以禮會民必讀法必習射必行飲酒之禮所以申之孝悌書其德行道藝非以事娱樂也所謂周禮其猶醵與則古亦有合錢飲酒之禮特民自為樂耳今縣有重客而民得持錢入縣縣遣功曹主進滿千錢者升之堂上不則退之堂下惟商財賄不問齒德亭長以警盜送徒為事亦一役民耳安得而虚聲紿謁恐喝重客使起迎之門遂坐上坐且上坐賔

位也今一亭長以氣奪之絶無鄉飲謀賔澹臺以公事造偃之意風俗之壞久矣而史書之為美談

魯元公主

鶴山先生曰韋昭以元為謚顔籀非之劉攽曰此史臣追書也是皆非聞古者婦人有以字配姓如伯姬仲子孟姜季嬴之等是也有以氏以姓者魯國姜是也有以姓繫之夫氏者衛孔姬晉趙姬之等是也有以姓繫夫爵如楚息嬀齊棠姜魯秦姬之等是也又越禮而妾自

為謚則齊吳姬昭姬曾聲子秦穆姬衛莊姜之等是也有繫之子如陳夏姬宋景曹是也又有越禮而妄自為謚則齊吳姬昭姬曾聲子出姜晉辰嬴衛戴嬀等不可勝數曾元以生而封曾死而追謚名之不正甚矣使之之國則古者邑于謝則歸謝邦于蔡則治蔡若假之名而實不往其於義也何居必責之就國則婦無與公事使以曾爵而居趙古亦未有此此一時率意變古極於後世有父為秦公而母為魏國夫人者以秦公之妻而

爵之魏則疑於再遣矣有一婦人而封兩大國者則疑於兩從矣至於國朝則命婦封爵之不正與后之有謚猶如舊制惟后謚以上一字繫之帝此亦稍得禮意公卿大夫士之妻無謚始為合禮公主之稱雖非古亦周女下嫁命魯主昏之意

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

鶴山先生曰古者邦君之妻曰夫人人稱之曰君夫人卿大夫妻曰内子人亦曰内子夫人之號無敢竊也今

亭長之妻客稱之曰夫人然則過相稱謂不知始于何時雖春秋時亦未有此流及後世則夫人遂為貴賤之通稱

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

鶴山先生曰古者衣冠不貳所以同風俗壹民德春秋以後如鷸冠翠被胡服之屬已皆先王之所禁今以亭長自為竹皮冠亦見王制之不明人皆得以率情妄作其後爵公乘以上方得冠劉氏冠一時之為一人之見

而遂以儕于先王之命服服之日更月變而不復先王之舊蓋日改月化民由之而不知可勝歎夫

高祖為亭長為縣送徒驪山

鶴山先生曰送徒驪山秦政自營墳墓也然古之帝王未始有是劉向曰黄帝葬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文武周公葬于畢皆無丘壠之處雖然此僅言薄葬耳而經傳咸無帝王自營墳墓之文攷之儀禮則自始死小斂

大斂殯奠後始記筮宅然則筮宅蓋生者之事也或曰事不預定而取辦于倉卒可乎曰古之葬與今異冡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若文王葬于畢則子孫皆就而葬之文王居中武王為昭居左成王為穆居右則兆域之列固有定序下至公卿大夫皆以爵列為封丘之度雖萬民墓地亦墓大夫掌之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族葬而序列者夫兆域既有定序丘封亦有定制非如後世有

某山某水之說則取辦於殯斂設奠之後乃人情事理之當然自吳闔閭秦惠文以來五王始大作丘壠多其瘞藏至秦政自為驪山又加於前用吏徒數十萬人曠日者十年上崇山墳下錮三泉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餘石槨為游館人魚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遊上成山林慮人之窺伺也則為機械之變以射穿掘之人慮為機者之泄也則生䍤工匠慮無與共其樂也則多殺宮人以實之曾

未幾何外被項籍之災内罹牧豎之禍然則役徒數十萬祇以自戮其屍焉耳矣繇是以後襲為故常漢之陵與廟率是人主自為之

高祖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夜皆解縱所送徒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

鶴山先生曰古者井牧之制俻則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綠聯繩貫有保有受不惟寓親睦之意亦以察奸宄之萌井閭有遂

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不惟為瀦泄之計亦以嚴出入之限盖行旅之往來有節然後可以達國民之轉徙有授然後可以出鄉而諜賊之人相戕之人鬬嚚之人不時不物之人各官以察之當是時也使有驪山亡徒一人則必有搏而執之寧聽其肆行阡陌間而無所忌憚與高帝身履其事而不知變秦以復于古盖自是而後門關道路之政戶口客主之數徒為具文豈惟無復賙卹親睦之意雖

蒐奸隱慝無由察知民立乎覆載之間自死自生自往自來縣官不以為事而君師之責廢矣

秦二世元年陳勝起蘄

鶴山先生曰自秦以來未有以全盛之天下十五年而亡者亦未有隴上之耕夫無尺寸之資以取天下者此罷封建廢井田之明驗也古者封國之制計不易之田以為都畿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田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附于諸侯曰附庸其山林陵麓川

澤各隨田以為封疆之界大抵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天子賜之弓矢然後得專征賜之斧鉞然後得專殺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所守也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反是則有責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諸侯朝于天子

曰述職述所職也唐虞三代其制各異或五載一巡狩羣后肆朝或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或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制雖小異大抵東南西北朝聘循環天子無踰時不與四方諸侯接四方諸侯無踰年不禀命于天子此開誠心布公道正侯度達民隱故能君無失道臣無干紀民無覬覦夷無謀夏此封國之大略也方里為井一井八家為田九百畆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凡六十四井一丘之賦戎馬一

疋牛三頭四甸為縣四縣為都盖甸地方八里八八六十四井旁加一里為成即三十六井是為百井一成之賦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八百夫中取七十五人亦什一之法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鄉出車百乘六遂亦百乘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總萬二千五百人千乘之車步卒甲士七萬五千人是為六軍天子提封百萬井出車萬乘為六軍者十大都之田

方三十二里為井一千有竒為夫家八萬出車百乘步卒甲士七千五百人為師者三是故天子萬乘言車數也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言夫數也

已上一序二十段並依鶴山親筆編諸此其冊外篆初藁二字又有四段立題未著文今不録

母媪夢與神通鶴山元書此題而文缺今回以意補之加紫陽方氏曰五字後此皆回所撰不再書此五字或引古于先則後書之

紫陽方氏曰帝王之生固不偶然好事者多從而附益

之則怪以傳怪生民之詩謂姜嫄之生后稷也履大人之迹歆然身動如孕不假人道而生列子史記皆有是言朱文公則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歆字在上下句之間皆不成文盖心不然之也文公又按毛公之説不過謂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敏而已然無如鄭玄之箋本諸列子史記之妄何文公謂諸儒多是毛公而非鄭亦謂鄭非臆説以其有所本也回則謂列子史記皆不足信惟誕寘之隘巷平林寒氷一章

若姜嫄嘗棄后稷而不子者故或者得以神其說回謂姜嫄當時恐不無鄭莊公寤生之驚而惡之故有不舉之意厥初祀郊禖以求子焉得無人道而虛求之詩有先生如達一句足證也蓋以其生之時忽然而墮故其家異之耳以敏字訓為足大指豈非好怪而至于此歟回斷然以為稷之名棄不過有如莊姜之惡而棄之所以招此怪說也玄鳥之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公止謂春分玄鳥時降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

之祈于高禖而生契無他異也又不幸而鄭玄為箋亦本史記等書謂玄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又玄之為人酷信哀平間讖緯之書當是暗引讖緯而隱其所本近世吕成公讀詩記但存毛傳盡刪鄭箋良以人類生育決無吞一燕卵而能生子之理也此二説者既明則漢高之生決無夢與神交而生之理史記書曰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然則媪之所夢者神也而非龍

太公之所見者交龍也而不見其神交龍恐是兩龍相交于大澤之上而媪適偃息其下兩不相關今醫家言夢與鬼交男子婦人獨宿而有淫思則必夢中有之皆夢人也非夢鬼也此媪之非心邪念夢中所見亦必人而已矣龍交陂上自有其偶好事之人喜奇嗜怪見高帝起于亭長為王為帝則相與扶合附會以詫其異尚如是言則漢高非太公之子乃龍之子也龍之精血合交於其類而生卵然後卵中出龍今託于人體而變為

人無是理也太公呂后求漢高所居上常有雲氣范增謂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漢儒陋習惑於俗傳而司馬遷尤好奇採以成史班固因之不能改知道君子於此等詭妄皆一切掃除而勿信可也

古今攷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三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殿蓉

古今攷卷二

元 方回 續

馬遷書仁而愛人 班固書寛仁愛人

紫陽方氏曰史記髙祖紀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漢書紀改曰寛仁愛人意豁如也班固加一寛字不如司馬遷之所謂仁而愛人也加一寛字則所見之仁小矣仁全體甚大愛人仁之用也仁性也愛人仁之情也史

遷所云性情體用俱完而固也天命之性無智愚賢不肖皆有是仁禀氣之清而厚者則全其本心之仁而惻隱之心必見于愛人禀氣之濁而薄者則有蔽塞昏怠之患而又加以物慾則所為每不仁如項羽剽悍猾賊喑啞叱咤兇暴之至非本心不仁而性無是仁也一切恃氣故敢于戰攻必取必勝而敢於殺人如坑秦軍二十萬衆於新安彼何罪哉仁不仁之間劉項之存亡也孔門論仁莫大於易之乾卦與夫論語答顔子之問在

乾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而元包四德仁冠四德曰元者善之長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論天地之四時則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然四時常常生物故易繫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仁所以為百行萬善之根本禮義智非仁為之則何以有辭讓何以有羞惡何以有是非聖賢修身內之存養仁之體外之省察仁之用若夫克己復禮為仁孔子因顔子問而答天下後世學者皆當然也顔子請問其

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此賢者之事亞聖人一等則必有所勿而後有所克有所克而後有所復聖人純乎仁自不假此程伊川令學者類聚洙泗言仁處觀之教人至矣而為象山之學者非之何也司馬遷謂高祖仁而愛人上一仁字性也體也愛人二字情也用也班固言寛仁愛人則以寛為仁而愛人之說止於言仁之情仁之用矣孔門教人亦曰仁者愛人指其用也他有兼言體用者不一韓愈博愛之謂仁亦専言仁之用然所以

博愛之理亦不相離後世専以愛言仁固不盡此心此仁之全體而或者以覺為仁則又流于一偏如醫書言痿痺不仁不知痛癢固不仁矣而無病之人皆知痛癢則非所謂仁也仁者固無所不愛而愛屬乎情仁者固無所不覺而覺屬乎知皆非仁之全體也本性之仁大哉乾元是也聖人欲凈理明静亦仁動亦仁無一毫之或私而無一物之失所安行之仁也賢者利仁畏罪强仁又有等級史遷本書高祖天資乃是氣禀清厚本性

之仁時時發露于人必愛而其善知人誅有罪得天下皆仁之用也衽席閨門有不善焉則不學之過也然以其天資見于行事則得仁之分數多矣以項羽對觀之則仁不仁之判天壤矣古之純乎仁者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歟高祖救民于水火之中剗秦之暴削項之兇有國四百年天地大德曰生其所以生天下之蒼生者多矣亦可謂仁也齊桓晉文所不及也史遷班固筆削微異吾故從而辨之而所以補此章者恐或者議

鶴山之書專攷制度而不及性理不容不挈此大綱領而表出之也

附論易體仁足以長人并　孔子以下六段　東萊四段　朱子語二十二段　程沙隨一段　方氏一段

易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明道先生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

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

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伊川先生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體法於乾之仁乃為君長之道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謂之體

朱文公不然見後

横渠先生曰仁統天下之善

廣平游氏曰道者天也道為萬物之奥故足以統天仁者人也仁為衆善之首故足以長人猶之萬物發育乎

春而震為長子也

漢上朱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元者生物之始善之長也其在人則仁也仁者宜在高位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于人皆長也

紫陽先生曰元者善之長也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

君子體仁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　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是說天德之自然君子

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説人事之方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于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于時為春於人為仁　元亨利貞春夏秋冬此天徳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于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體者以仁為我之骨我以之為體仁皆從我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　元者善之長也亦仁而已體仁則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故足以長人　生底意思是仁

乾之元亨利貞本是謂占得此卦則大亨而利於守正

而彖辭文言皆以為四德某常疑如此等類皆是別立說以發明一意　易中言元者善之長說得最親切無滲漏仁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仁是有滋味的物事說做知覺却是無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如孝弟慈和柔愛皆屬仁　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說得太深無捉摸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則此兩處說仁說得極

平實學者當精看此兩處　問黃直卿伊川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這一個能包得那數個若問著一個便包數個答云只謂是一個公于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來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宫都是春已與程子所謂静後見萬物有春意同且如這個卓子安頓恰好時便是仁盖無乖戾處便是生意窮天地亘古今只是一個生意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如此體仁便不是生底意思卓子安頓得恰好只

可謂之中不可謂之仁仁只是初底意如木之萌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為是那嫩小底便有仁意思　以一身觀之元如頭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體之長也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個元字便是包那四個下面字下面字則是偏言乎一事者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箇元也若以一歲

言之則春便是元之元首夏清和是亨之元孟秋是利之元初冬便是貞之元也　所謂心譬如榖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正如天官冢宰以分職言之特六卿之一耳而曰建邦之六典則又統六卿　以用言之則元為主以體言之則貞為主　且如陰陽其初亦只是一個進便喚做陽退便喚做陰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仁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别猶春夏秋冬雖不同

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也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

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于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局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為元也回曰此說出于周子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體

仁仁只是個道理須著這人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之之説却覺見不是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段只于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者回曰貞之妙如此貞固足以幹事事之骨也　看此一段須與太極圖通看　幹事事之骨也猶言體物也　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　問孟子言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為利却在第三曰禮是陽故元亨利貞

謂之仁義禮智猶東西南北所謂元亨利貞猶東南西北一個是對說一個是從一邊說朱子語二十二段回節去閒雜字書諸此

東萊呂氏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世人分為二故君子體而為一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易傳曰比而效之謂之體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其為人不能合故必比而效之　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都便是仁　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

體之長也東萊四段回節文

沙隨程氏文史評漢宣帝殺趙廣漢韓延壽蓋寛饒楊惲回曰四子皆賢能之士雖宣帝慘刻少恩亦由恭顯典樞機刑戮過差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帝若以仁心每自體認何至如是回節文

紫陽方氏曰馬遷書高祖曰仁而愛人班固曰寛仁愛人固不及遷多矣回已論之於前嘗有感於易之所云體仁足以長人三代而下幸有漢高之性資遂有天下

四百年之業活天下生靈不可勝計也回抄録孔子二語明道伊川横渠廣平漢上語各一段紫陽鄉先生朱子語二十二段東萊四段惟沙隨一段所以言仁者伊川以比而效之訓體東萊從之朱子毅然不從獨謂以仁為我之骨我以之為體其説精矣而程沙隨乃以為體認所見尤下故附記諸此回嘗讀鶴山易集義批於此章之末仁天之元也春也生物之心也而人得之以為性仁包禮義智信猶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然性

有是仁必著於情而後仁始行盖仁非人不行人所以行乎仁故先儒謂仁與人合而為一也仁以人行故謂之道也天下之大道理無以加於此也仁為人之骨人為仁之體人而能體仁則大可以君天下小則一邦一州一縣一司一宗之長皆非不仁之人所能為主也秦始皇以不仁為此身之骨而此身四體全不仁釋氏謂五體投地四肢之元頭為元體亦如之惡乎不亡漢高性資仁而愛人遂有天下孔子之言驗于此也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鬼神

無迹物物皆鬼神之體猶所謂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也仁與人為骨人與仁為體能體仁則能長人當詳觀朱子所論而元包四德不貞無以為元仁智交際之間乃造化之機軸至精至妙學者尤不可不深詣哉

論語第一個仁字

紫陽方氏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此論語中第一個仁字程子謂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仁為孝弟之

本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回謂其為仁之本與少為字不得孝于親弟于長推是心也則必不敢犯上矣上者君師有司鄉黨親友之尊於我者既無犯上之心又豈肯好作悖亂之事春秋時作亂之人不一其不仁甚矣自不孝不弟始所以聖賢教人必自幼少先知事父母事兄之道也有若此言下一與字朱子謂疑詞謙退不敢質言是也回謂以愛言仁不若以孝弟不犯上論仁朱子

謂記者欲學者識其所當務故此為論語第二章

論語第二個仁字

紫陽方氏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此論語中第二個仁字

朱子謂致飾于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專言鮮則絶無可知回謂小人以巧好之言令善之色悅人淺者止于諛佞深者中藏叵測所謂蜜中之鴆也外悅乎人而内有殺人之心世多此輩朱子謂記者欲學者識其所可戒故此為論語第三章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

紫陽方氏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朱子或問詳矣黄幹直卿通釋尤詳朱子引程子語乾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葢仁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孝弟為仁之本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巧言令色鮮矣仁是也回謂愛之理兼仁之體用言之也其曰惻隱之體貫四端惻隱愛也

體也者理也百行萬善無非性之所禀心之所得皆謂之德而仁為首包百行萬善焉則專以仁為心之德而義禮智信之德包在其中矣朱子精思非一日發而為此二言此四書所以有功於萬世也回故表而出之

論語第三個仁字

紫陽方氏曰汎愛衆而親仁一孝二弟三謹四信五愛衆六親近仁者之人行此六事而有餘暇之力則以學詩書六藝之文聖人教後生子弟宜當如此今人於事

親從兄有虧行不必謹言不必信常擀害物之心不為親仁之計而汲汲然學為淺陋之詩輕薄之文其去古人遠矣親近仁者之人尤為急事不擇友而好從小人為非今之人尤多也

答或問何以攷仁

紫陽方氏曰或問回子續鶴山之書取漢高紀為古今攷書高祖仁愛之效可也廣言仁之體用何居回對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桀紂之失天下也以不仁凡書

傳所言多仁之用而罕言仁之體私欲淨盡仁之體也
博施濟衆仁之用也漢高性質之仁形而爲愛人則所
謂天下烏乎定定于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若究其
極則于私欲淨盡全乎本心之德者未也故泛論一篇
之外引易之體仁論語首章之三言仁朱子愛之理心
之德六字所斷之仁以廣之蓋謂古今攷各言制度名
物治天下之具而本根所在自古聖人賢人治天下之
道不過曰仁孔子答孟武伯之論求由赤皆不以仁許

之則雖有治國之才而仁則不充若子張之問則令尹子文陳文子之忠之清皆不足以言仁必也如顔子可以言仁故有克復之許仲弓可以言仁故有敬恕之許高祖天資仁矣約法三章一洗秦政鞅斯之酷以此得天下而所以為之不合於天理不本於天徳者亦多矣回故攷論孔門以至諸子所以言仁者有體有用不惟期望世之人主力學以任仁亦期之當世士大夫近求本心之仁孝弟是務巧令是戒愛之理心之徳養源培

根而又親君子遠小人希顔子之克復蹳仲弓之敬恕以此修已以此待物必不但羨高祖一時功臣狙詐蝟奮僥倖成名而亦或不旋踵而敗也所因之禮損益可知古今攷之事也其或繼周百世可知古今攷之意也

附陳太和仁説

永嘉陳鈞曰堯舜禹不言仁非不仁也睦九族和萬邦柔遠能邇惇德允元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無一民一物而不囿于仁也湯以征伐而君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不為也非仁乎然于兆民倒懸方解之初驚寃未定之日必克寛克仁乃能彰信于天下寛言其小者仁言其大者萬世之言仁實始于此漢高祖亦以征伐而有天下班固云寛仁愛人蓋有所本然仁乃天性本然之理寛乃仁心發見之迹體用重輕不可不察也

紫陽方氏曰程門常令學者類聚孔門言仁處觀之張南軒嘗類聚矣真西山讀書甲記第六卷五常門記仁義禮智信第七卷第八卷上下專記仁自書仲虺之誥

克寛克仁始陳鈞字太和永嘉人今居金壇知浮梁州事借回此書觀之書此一段見教因附於此古今攷用漢紀攷古今張南軒類聚真西山記仁不可備書於此學者當别自專心攷之

拔劍斬蛇

紫陽方氏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天子白玉玄組綬公侯山玄玉朱組綬大夫水蒼玉純組綬世子瑜玉綦組綬士瓀玟緼組綬而婦人亦有佩衛南子環佩璆然是也

子婦事父母舅姑各有所佩男子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左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婦人右箴管線纊大觿木燧左紛帨刀礪小觿金燧男女未冠笄衿纓佩容臭詩童子佩觿佩韘觽如錐以解結或用角或用象韘亦曰沓亦曰䩞亦曰極射曰巨指着决以鉤弦食指中指無名指著沓以放弦左臂著拾所以遂袪韘用韋大射朱極則朱之也佩觿韘成人之禮童子佩者詩人以譏衛惠公無成人之德也捍韘臂也亦曰拾亦曰遂可以捍弦

用韋今人謂之套袖紛帨拭物之巾也紛與帉同巾謂之帉巾曰帉拭之曰帨也亦挩也遰刀靳也古曰鞞詩鞞琫容刀是也亦曰刀室鞘室口之飾曰琫礪礱也金燧木燧取火之具也金曰鑒曰方諸或方圓木則榆槐之類古之佩如是而已未有帶劍者也禮記曰虎賁之士説劍家語曰子路拔劍而舞少儀曰僕者右帶劍春秋傳曰衛良夫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數其三罪而殺之莊子有説劍一篇其説鄙淺特甚古者車僕武士帶

劍非此則佩玉與玦拾等物至戰國尚劍則巨闕干將鏌鋣之名顯而劍客以短長之術游説諸侯東萊大事記周威烈王十七年秦初令吏帶劍東萊曰佩玉三代也帶劍秦也秦與三代之分無他觀其所佩而已是年秦簡公六年秦紀又書百姓初帶劍又秦始皇九年王冠帶劍東萊曰始皇年二十一帶劍秦始也人主帶劍廢佩玉始此其後荆軻難作始皇賴劍以免二十六年初幷天下銷天下兵則民間刀劍戟槊鋒鏑盡以為金

人十二意者吏尚帶劍而民則莫敢有帶劍者矣劉季為亭長送徒驪山而得帶劍為吏故也漢記以三尺劍取天下於是捨三代之佩玉而佩秦之劍訖漢至魏皆然晉以木代之而唐亦有焉項莊拔劍起舞樊噲拔劍切肉軍中當然蕭何劍履上殿則立為朝儀矣龔遂勸民賣劍買牛則庶人無不帶劍矣秦之法嚴而實疎劉季解縱所送徒帶劍夜行畧無呵禁至此斬蛇之事則必有心老嫗夜哭赤帝子殺白帝子又恐是偽為神奇

者之妄言漢有僞泰誓三篇出于河内女子有周武王白魚入於王舟火流王屋化為烏二事後孔壁真泰誓出乃不然太史公好奇怪聞異説無不備載有如白魚火烏之事出于僞書則赤帝子之説無乃與之相似歟晉武庫火漢高祖斬蛇劍火中飛去則又詭異尤不足信云

附廣劍攷

秦吏初帶劍　秦百姓初帶劍

賜王子輝劍　始皇二十冠帶劍

史記秦紀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東萊大事記書於周

威烈十七年魯繆公元年東萊曰佩玉三代也佩劒秦也秦與三代之分無他觀其所佩而已矣又史記秦紀後有秦紀一篇書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劒此秦吏民帶劒之始也亦不書曰佩按是時魯繆公尊事子思東萊書中庸之書於是年又繆公以公儀子為政東魯吏風如此西秦但知强暴而已然是時秦亦未强威烈王二十三年為司馬公通鑑之始回嘗謂通鑑合自獲麟後續之為始欠七十八年春秋前曲沃武公取晋其為三晋也久矣秦簡公後惠公出子獻公始强

孝公始大强惠文君立後為惠王秦稱王始此子武王立武王死弟昭襄王立六年蜀侯煇反索隱注華陽國志曰秦封王子煇為蜀侯蜀侯祭歸胙于王後母疾之加毒以進王大怒使司馬錯賜煇劒子孝文王子莊襄王子始皇凡吏民帶劒十世矣始皇十三歲而立二十一歲冠帶劒史記書之非始皇始帶劒也考工記桃氏為劒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

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臘謂兩刃力闔反一音獵又魯頰反兩從半之謂劍脊兩面殺趨鍔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上也鐔音淫音尋又徒南反夾古協古洽二反鄭玄注謂莖在夾中者長五寸設其後謂穿之也鋝無音字書十七辭刀輟切說文曰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又音刷陳祥道謂鋝六兩鄭玄注上制長三尺重

三斤十二兩筭不通此乃六十兩也若六兩為鋝不及此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一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士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樂記曰武王克商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説劍于劍而言周武王莫古于此用劍之盛莫盛于戰國而以為朝儀則又始于秦而不革于漢也劍柄之名六曰後曰夾亦作鋏曰鼻曰莖曰鐔曰首又周禮注中有把字音霸又必雅反今人曰柄把是也又史記注劍室謂鞘劍刃之名三曰臘曰脊曰鍔

亦曰鋒鼻亦曰蟸亦作璏劒鼻之玉曰璏亦曰珥爾雅劒珥謂之鐔劒室曰櫝亦曰押謂劒押也蔵虎兕亦曰押蔵弓矢玉亦曰匵曰櫝進劒者左首而加於夫襓之上夫襓劒衣也不敢褻也亦曰袟襓少儀僕者右帶劒古之佩劒必於左僕御車居中君居左勇力能軒輊之士居右則移劒于右以尊君也陳祥道謂漢禮自天子及百官皆佩劒魏唯朝服佩之晉以木代之唐亦有焉今攷史記蕭相國世家漢書蕭何傳皆書賜帶劒履上

殿而無注初學記賈子古者天子二十四冠帶劍諸侯三十而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冠帶劍隷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冠劍無事不得帶此不可信又云前制上公九命則劍履上殿儲君劍舄上殿又漢儀諸臣帶劍至殿階解劍按史記荆軻傳圖窮而匕首見左手把秦王之袖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力拔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如此則秦法惟其王帶劍耳上文

劒長如字劒佩于左劒長而室堅故不可拔左右乃曰王負劒負劒注王邵曰古者帶劒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于背令前短易拔蓋負于背則易拔佩劒于腰則難拔秦王惶急時能移劒於背故能拔以斷荆軻之左股也五代至宋以幞頭為首飾漆紗為之横長其帶以紫緋緑為公裳乃唐末之戰袍稍大其袖而加横襴以玉金犀角牛角革為帶有金銀魚袋之異靴則軍中朝服之靴耳謂之常朝服三年一大禮而後有朝服祭

服冠冕佩紱之制人主常朝紅袍玉帶幞頭皆權禮也然古金有六齊鍾鼎齊六金一錫斧斤齊五金一錫戈戟齊四金一錫大刃齊三金一錫削殺矢之齊五金二錫鑒燧齊金錫半古皆先為模範而始鑄之今之劍戟刀斧皆鍛熟為之多鍛而精者為之鋼鐵以為刃若非古之鑄劍然也惟鏡惟鼓惟香爐花瓶惟僧樓大鍾用銅而冶鍋鑊釜鬲茶湯鑵煎盤田犁皆鐵而冶與古制全不侔矣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

祠祭之字篆文皆從示横二畫古上字也縱三垂中為星左為日右為月天垂象以示乎人故禱祠福祉禘祫等字皆從示祠之訓春祭曰祠品物多少文詞也不用犧牲用圭璧及皮幣祭字從肉從手月肉字也又手字也下從示謂以手呈肉而祭也然則祠不用牲祭用牲也今班史書曰祠黄帝祭蚩尤豈互文乎抑果有異義也蚩尤古之始造兵器者黄帝戰于阪泉始從事戰陳者秦禮祠八神或曰齊太公以來作之八神三曰兵主

祠蚩尤其冢在東平郡壽陰縣其兵主也久矣班固因馬遷封禪書作志曰為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于蚩尤亦言祠而不言黄帝於紀則云祠黄帝祭蚩尤恐不過互文耳下文曰釁鼓旗則用牲可知秦廢俎豆則未知其祭之器如何圭幣亦不深考也古者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禡亦曰表貉貉與禡同音亦讀曰陌至秦而其禮皆亡唐制有禡祭陳祥道禮書繪為圖亦未必盡與古合啓與有扈戰於甘

之野其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孔氏傳謂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高帝以一亭長卒與立為沛公為楚之縣公固不當用天子之禮匹夫無祖廟則無所謂主漢之揄社雖有主亦不知用姑為是祭以行師秦及戰國以來先王典禮掃地已盡為可歎耳

釁鼓

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古禮也周官
天府上春釁寶鎮寶器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鄭
玄注珥讀為衈祈或為刉音機刉衈者釁禮之
事也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刉衈社稷五祀謂始成其
宫兆時又釁邦器及軍器大司馬位釁主注軍器鼓鐸
之屬凡師既授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
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事凡師刉衈則奉大牲龜人釁
龜月令孟冬釁龜策羊人釁積共其羊牲圉人釁廄雞

人凡釁共雞牲注釁廟用羊門夾室皆用雞宗廟之器釁以豭豚文王世子曰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當為釁然則古之釁禮其詳如此以血塗其物而祭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者其褻甚矣沛公初起釁鼓去古未遠蕭曹輩猶知之唐制鍾鼓新成使羊豕一釁之皇太子親戎及大將出師則豭豚一釁鼓古之人於宗廟祭器軍器廟主社主及卜筮之物皆釁神事也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不可以神之也近世此禮悉廢出師而

奉主鼛鼓其不講也久矣

古今攷卷二